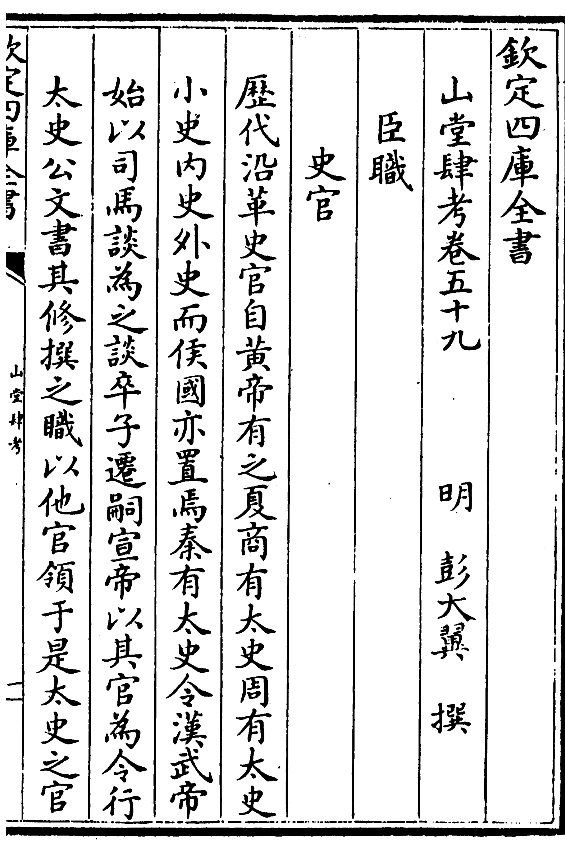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五十九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史官

歷代沿革史官自黄帝有之夏商有太史周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而侯國亦置焉秦有太史令漢武帝始以司馬談為之談卒子遷嗣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于是太史之官

惟知占候而已王莽改置柱下五史後漢至隋惟魏明帝太和中史職隸中書省其餘多隸秘書省唐武德初因隋制屬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中移史館于門下省以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宋朝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為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皆掌修日歷及典司圖籍之事凡國史則別置院于宣徽院之東以藏之謂之編修院天聖中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勅宰相為提舉叅

知政事樞密副使為修史官其同修史則以殿閣學士已上為之編修官以三館秘閣校理以上及京官充史事畢即停之元豐改官制每修前朝國史實錄則别置國史實錄院元祐中復以國史院隷門下省紹聖中以國史院歸秘書省中興中即秘書省復建史館以修神哲兩朝實錄紹興五年又移史館于秘省之側别為一所以增重其事至九年修徽宗實錄乃即史館開實錄院明年以正史未修詔罷史館併

為實錄院其著作局惟修纂日歷宰相提其大綱檢討官搜閱校對惟修撰實專史職只據所送到時政記起居注銓次其事排以日月謂之日歷紹興十八年詔置修國史院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

書法不隱

左宣二年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按狐晉史官

文獻足徵

會要魯史以來文獻之實足徵孔子因而修之

執簡以往

左襄二十五年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注云南史齊史之在外者

執書以奏

唐魏謩字申之徵五世孫文宗詔遣中使取謩起居注欲視之謩執書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戒陛下

但為善事勿畏臣書如陛下所行錯悞臣縱不書天下之人亦書之

司馬繼為

漢司馬遷繼父談為太史公采左氏國語删世本戰國策攄楚漢列時事上自黄帝下訖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藏諸名山副在京師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書未成有録而已元成之間會稽褚先生更補其闕作

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叙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隱惡故謂實録然班固則謂其采經摭傳甚多疏畧又謂其是非頗謬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叙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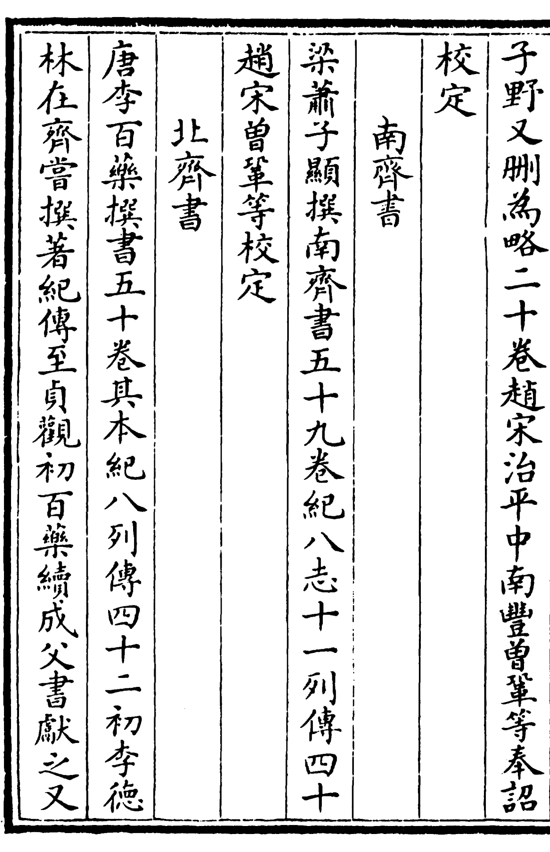
張華再典

六帖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雄張華再典史官晉朝推

美

西漢書

漢司徒掾班彪以太初後史記未善采舊事徵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未成而卒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遷史所記附漢于百王之末非其體也故又獨立一史上自高祖下終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為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其事未畢會有訟其私作史記者有詔收繫固弟超詣闕自陳固續父舊書明帝意解乃詔固



子野又删為略二十卷趙宋治平中南豐曾鞏等奉詔校定

南齊書

梁蕭子顯撰南齊書五十九卷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趙宋曾鞏等校定

北齊書

唐李百藥撰書五十卷其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李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至貞觀初百藥續成父書獻之又

詣校書卒業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其書共一百卷後坐
竇憲事卒于獄書頗散亂其妹曹大家奉詔緝校又選
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天文志或云
是待詔馬續所作而古今人物表頗不類本書云

東漢書

劉宋宣城太守范曄字蔚宗窮覽舊集刪煩補略作十
紀十志八十傳書共一百三十卷會以罪收十志未成
而卒梁劉昭因舊本補注三十卷

三國志

晉著作郎陳壽字承祚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才宋文帝命中書郎裴松補注

五代史

宋歐陽修撰五代史七十五卷其法甚精書減舊史之半而事比舊史增數倍議者謂功不下司馬遷又謂其筆力馳騁上下無駁雜之説至于紀傳精密則遷不及

也公亦嘗自謂伶官傳豈下滑稽耶按五代梁唐晉漢周也

晉書

晉書一百三十卷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序例一目錄一唐房玄齡等奉勅修時太宗亦與焉故又總之曰御撰云

宋書

宋書一百卷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梁沈約撰河東裴

齊魏收撰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其本紀十二列傳十二志十趙宋劉恕等校正

梁書

唐姚思廉撰梁書五十六卷本紀六列傳五十思廉名簡以字行梁史官察之子

陳書

陳書三十六卷姚思廉撰本紀六列傳三十察在陳嘗刪撰梁陳事未成而卒屬思廉繼其事唐貞觀中與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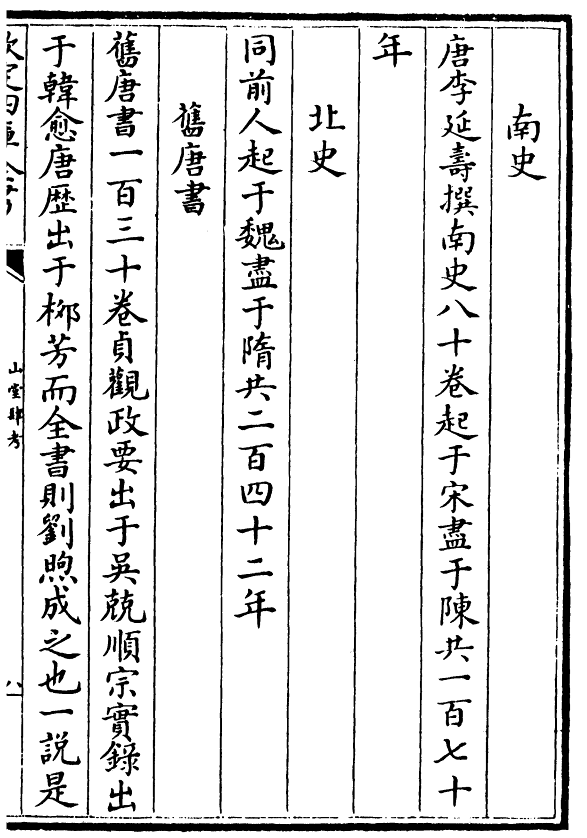
書同時上之趙宋曾鞏等校定

周書

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取夏竦李巽家本校定之其後林希王安國上其書

隋書

隋書八十五卷創于唐顔師古孔頴達而成於魏徵于志寧本紀五列傳五十長孫無忌等又撰志三十



南史

唐李延壽撰南史八十卷起于宋盡于陳共一百七十年

北史

同前人起于魏盡于隋共二百四十二年

舊唐書

舊唐書一百三十卷貞觀政要出于吳兢順宗實錄出于韓愈唐歷出于柳芳而全書則劉煦成之也一說是

常述撰栁芳冕之父芳字仲敷冕字敬叔父子世為史官居集賢院

新唐書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嘉祐中曾公亮等奉詔删定方鎮百官表出于梅堯臣律歷五行志出劉義史列傳出于宋祁而紀志則歐陽修成之也自今觀之李義甫許敬宗之奸邪而與長孫無忌同傳栁宗元劉禹錫之阿附而與韓愈同傳此舊史之失也新史改之非所以

崔豹古今注牛亨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赤漆耳史官載事用赤管言以赤心記事也

石銘載書

北魏崔浩字伯深與弟覽等共衆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令史閔堪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北人忿毒相與譖浩于大武帝帝大怒按法誅之盡夷其族

玉版金櫃

漢晁錯策刻于玉版藏于金櫃與天地相終始

先君子而後小人乎劉蕡之切直而槩之于文苑吳叔
之忠義而槩之于外戚陽城之卓異而槩之于隱逸孫
思邈之高尚而槩之于方技此舊史之失也新史改之
非所以存大節而棄小目乎

宋史

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
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

遼史

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

金史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

已上三史皆元順帝至正間中書右丞相托克托等奉命

修又按元世祖立國史院首命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

史臣通修遼金宋三史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至至正

三年命托克托為都總裁特穆爾達實張起巖歐陽𤣥揭

傒斯等為總裁修之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為世紀而遼

金為載紀或謂遼立國先于宋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

臣于金以爲不可待制王理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爲北史宋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爲正統然終以元承金金承遼之故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各爲史發凡舉例論贊表奏多歐陽玄屬筆焉至明朝洪武二年翰林學士宋濂等奉勅修元史本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列傳六十三卷

彤管記事

學海詞林

唐大詔令蕭嵩修國史制明乎國史所以弘闡大猷觀乎人文所以化成天下自非鉤深學海囊括詞林盛周公之典謨志仲尼之日月則何以纂叙鴻業

五難

袁崧曰史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

五志

漢荀悦曰立典有五志焉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勲表賢能干寳釋云體國經治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告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

三長

唐鄭惟忠問劉知幾曰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有學無才猶愚賈

懷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楠弗能成室

三恨

唐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然平生有三恨不以進士及第一恨也不娶五姓女二恨也不得修國史三恨也

記繁志寡

文忠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棄經而任傳然張輔曰遷叙三千年事唯五萬

言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是知班不如馬也

辭約事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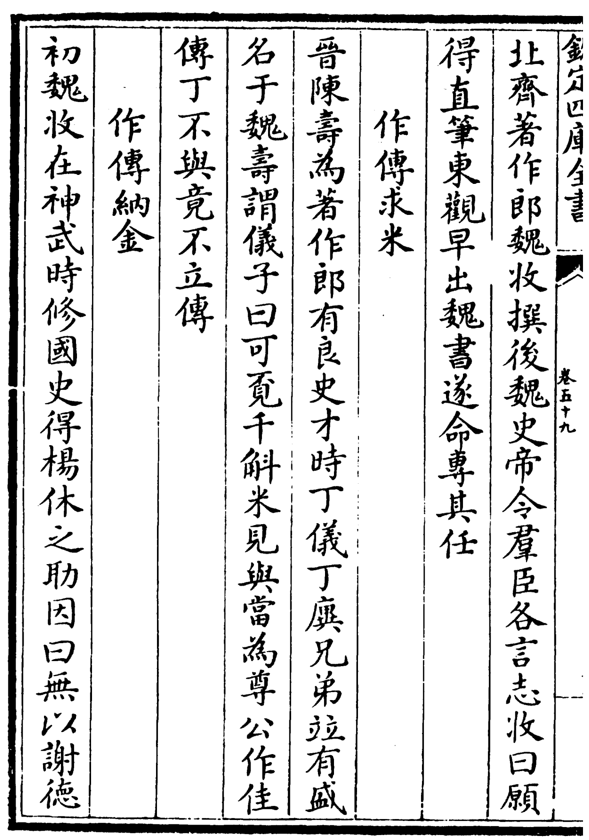
漢獻帝以班書文繁難省命荀悦依左傳體為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辨多美

乞成漢史

東漢蔡邕為五原大守王智密譖謗訕朝廷邕慮不免亡命江海積十二年靈帝崩董卓聞其名辟之三月周歷三臺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聞之驚嘆意殊不

樂允叱之收付廷尉治罪邕陳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書當留之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遂死獄中

顧出魏書



北齊著作郎魏收撰後魏史帝令羣臣各言志收曰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遂命專其任

作傳求米

晉陳壽為著作郎有良史才時丁儀丁廙兄弟竝有盛名于魏壽謂儀子曰可覔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竟不立傳

作傳納金

初魏收在神武時修國史得楊休之助因曰無以謝德

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爲北平太守以貪獲罪收乃
書曰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爾朱榮于魏爲賊
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
書成衆口喧然號爲穢史後高祖以收褒貶失實詔著
作郎魏澹別成之澹矯收之失甚爲簡要

文詞鄙拙

晉王銓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
卒後子隱召爲著作郎令撰晉史隱文詞鄙拙蕪舛不

倫凡書中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撰其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爲之也

議論高強

五代周賈緯充史館修撰褒貶之際愛憎任情晉桑維翰執政時薄綿之爲人不甚見禮綿深銜之及叙維翰傳稱維翰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千鋌時翰林學士徐台符綿邑人也與綿相善謂綿曰聞君叙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十目所覩不可厚誣綿不得已改爲白金

數十鋋綿長于記誦應用文章未能過人而議論高强
儕輩不平目為鐵嘴

兼麗卿雲

漢二班傳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

自為政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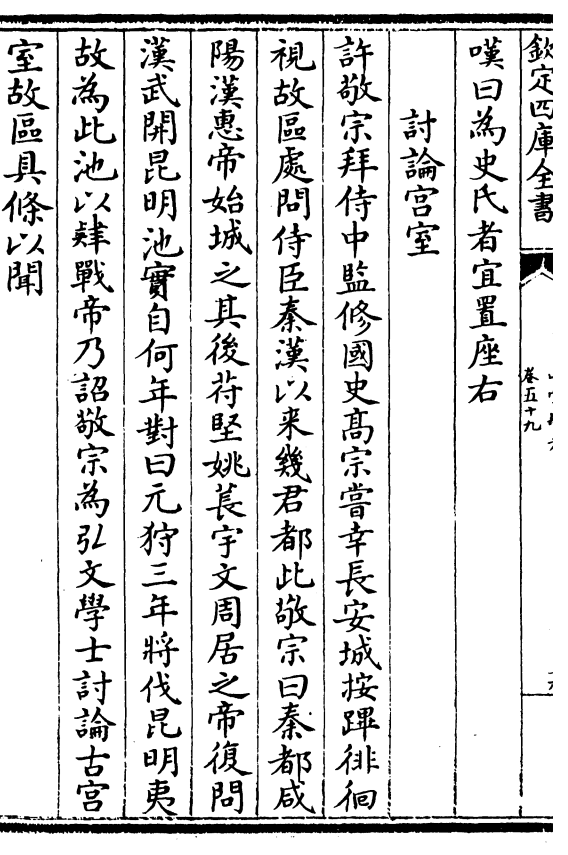
唐劉知幾字子元景龍初以太子中允兼修國史時宰
相常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等皆領國史
知幾以為監修者多甚為國史之弊於是奏記求罷史

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齊晉之董狐南史未聞藉功于衆也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一事載一書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也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惟詢採二史不注起居百官弗通行狀二不可也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今作者如林襃貶曾未絶口而朝野咸知

故孫盛取嫉權門王邵見讎貴族常人之情未能無畏
三不可也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馬遷退處士進奸雄
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禀監脩或須直辭
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也監者不肯指
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也按荀
袁謂荀悅袁宏也政駿謂劉向字子政劉歆字子政也

宜置座右

唐劉知幾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



嘆曰為史氏者宜置座右

討論宮室

許敬宗拜侍中監修國史高宗嘗幸長安城按蹕徘徊視故區處問侍臣秦漢以来幾君都此敬宗曰秦都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苻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自何年對曰元狩三年將伐昆明夷故為此池以肄戰帝乃詔敬宗為弘文學士討論古宮室故區具條以聞

思涉鬼神

左氏叙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記嚴烈則凛若秋霜叙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凄凉可憫或諛詞入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蕩而不羣縱横而自得工侔造化思涉鬼神

言成軌範

唐劉允濟為著作郎修國史甞曰史官善惡必書言成軌範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

米僕乃視之如浮雲耳允濟嘗為著佐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為魯後春秋

言語模寫

范曄為秘書丞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後漢書自為一家之作其作黄憲列傳初無事迹以言語模寫形容體段此最妙處又論撰書之意曰吾之搆思無一字空談此書行應有賞音者自古體正而思精未有此也

業量該通

唐精擇史臣詔修撰國史義在典實自非操履純白業量該通讜正有文不堪此任所以前代史官必就中簡擇灼然為衆所推者方今著述近日以來但知此職即知修撰非惟編緝疎舛亦恐漏泄史事今後宜于史官内簡擇堪任修史之人錄名進内

不狥私請

唐吳兢與劉知幾撰定武后實録叙張昌宗誘張説誣魏元忠事頗言説已許之賴宋璟等激勸苦切轉侫為

忠說讀之知莸所為屢以情祈改數字莸辭曰狗公之請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之董狐

不釋舊憾

北齊崔㥄初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㥄曰收輕薄徒耳且欲陷收以不孝之罪收後典國史㥄恐被惡言乃悦之曰昔有班固今有魏子收縮鼻笑之其憾不釋

三世踵修

唐蔣乂幼從外祖吳兢學有史才貞元中為起居舍人兼史任長子伸次子偕先後歷史館修撰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咸云蔣氏日歷

四人竝命

唐太和四年以諫議大夫王彥威戶部郎中楊漢公禮部員外郎蘇滌右補闕裴休竝以本官充史館修撰故事史官不過三員少或兩員至是四人竝命時論深以為非

敬宗猥稱

唐太宗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至許敬宗修國史乃猥稱以賜尉遲敬德葢敬宗子娶敬德女孫故私之也

吳均私撰

南史吳均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之帝惡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

直載事功

唐元和中李翺轉修撰以史官記事不實奏曰臣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勸善懲惡正言直筆史官之任也令善惡皆取行狀謚議辭多虛美難以為㨿今請直載事功方稱實錄

兼制生死

唐朱敬則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之選以求名才嘗安石閱其藁嘆曰董狐何以加世世人不知史官之權重于

宰相益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也

吉甫監修

唐李吉甫監修國史時憲宗嘗御延英問時政記記何事吉甫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永徽中宰相姚璹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于仗下以授史官即今時政記是也

祖禹分撰

唐韋述居史職二十年祿山亂述抱國史藏于南山因以獲存

億代眉目

唐朱鵠聖記頌史臣是當國之鑑千億代之眉目

千載勸懼

類要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父子繼掌

宋綬字公垂宋仁宗朝同修國史後其子敏求為史館

為史館修撰旻魯公質之子也

不負公議

宋衮樞字機仲為編修官分修列傳故相章子厚家以同里宛轉求公釋其事公曰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丞相趙雄總史事見子厚傳嘆曰無愧古之良史

獨任宋祁

宋慶歷中賈昌朝建議修唐書命宋祁與王堯臣張方

宋范祖禹字淳甫在書局分撰唐史考其成敗治亂之迹撮其機要論次成書名曰唐鑑

惜書緘笥

宋孫甫字之翰仁宗朝直史館著唐書七十五卷未成而卒温公書其後云孫公此書甚自重惜嘗别緘其槀于笥一日出而家失火弟子負其笥避池中島上公還及門曰唐書在乎餘無所問

抱史藏山

修撰父子繼世掌史世以為榮

父子同典

宋李文簡公燾號巽巖權同修國史先是其子垕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遷校書著作父子同典史事縉紳榮之又秦檜與養子熺熺與子塤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也

願秉直筆

宋范旻上言家世史官願得秉直筆成朝廷大典因以

平為修撰范鎮宋敏求吕夏卿為編修而以昌朝為提
舉後諸公相繼出外祁遂獨秉史筆及祁又出皆將草
藁自隨或有疑難移文往復
首委宼禮
宋李益能撰綦北海宼禮行狀主上採議臣之言肇置
史官以復承平之舊筆削之任首獨委公士艷其榮
無易彥章
宋汪顥謨藻字彥章公奏自元符以來竝無日歷此國

之重事願留聖心上納之宰執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及出知湖州詔領日歷如故辟官屬二員且賜史館修撰餐錢

獨付子固

言行錄宋曾鞏字子固天子察公賢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修撰近世修史必衆選文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

自選官屬

初司馬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閣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以内官爲承受光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賜名資治通鑑又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閒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光于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

年下終五代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録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途為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十九年而成至神宗元豐七年上之詔以光為資政殿學士初光修通鑑至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黄袍者見于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知為帝也跪而奏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

別為義例

朱文公通鑑綱目序先正司馬公受詔編資治通鑑既

成又撮其精要别為目錄并上之更著舉要歴八十卷
以適厥中而未成也紹興中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槀
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文愈約而事愈備矣嘗過不
自料輙因兩公四書别為義例增損隱括以就此篇葢
表歳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舉而分注以備
言使夫歳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
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若干卷

操履無玷

宋楊巘之字大猷以治郡入為史館修撰太宗嘗謂宰相曰巘之操履無玷儒雅士也州縣之職非其所長置之館殿正得其宜

議論可觀

宋王韶之私撰晉陽秋成時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理議論可觀號為後世佳史

神情冲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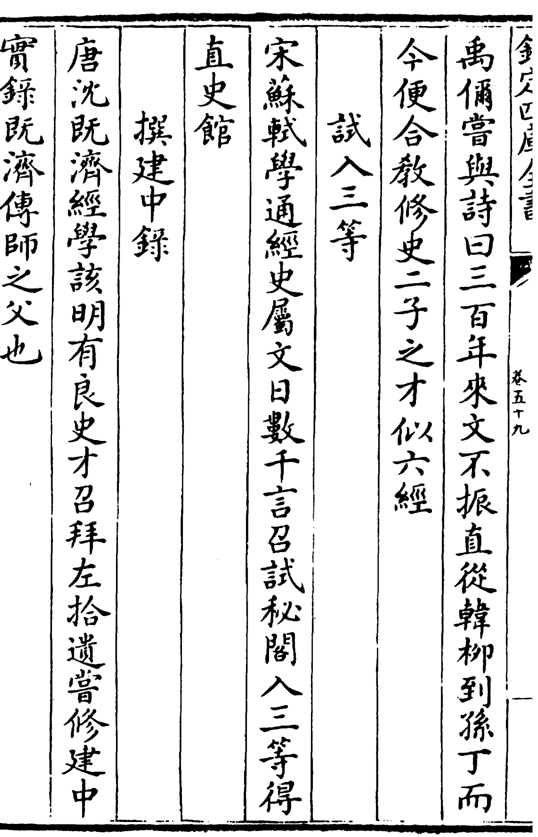
宋天聖中王安簡謝陽夏黄唐卿李邯鄲為編修官安簡神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戲為句曰王貌閒如鶴黄吟苦似猿

文詞雅正

宋吳育字春卿授著作除直史館文詞雅正天下推之

才似六經

宋丁謂字公言孫何字漢公二公齊名學士王禹偁延譽于帝曰丁謂孫何可使白衣充修撰由此聲名籍甚



禹偁嘗與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便合教修史二子之才似六經

試入三等

宋蘇軾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召試秘閣入三等得直史館

撰建中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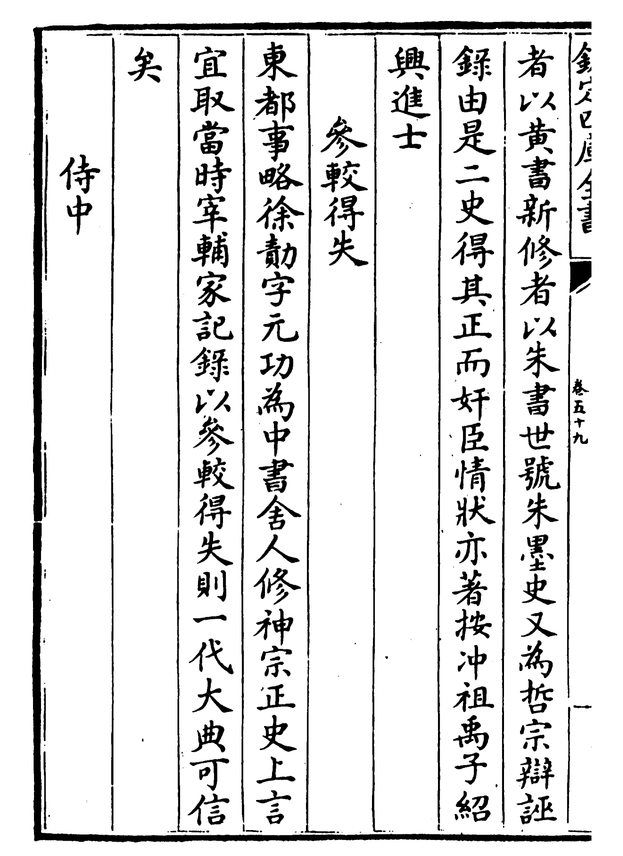
唐沈既濟經學該明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嘗修建中實錄既濟傳師之父也

獻端拱箴

王禹偁字元之太宗端拱初聞其名召至京師自定題以試之以右拾遺直史館因獻端拱箴

明示去取

宋紹興四年范冲直史館修神宗哲宗實錄先是隆佑太后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無比爲奸臣誣謗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删定豈足傳信帝竦然至是召冲重修冲乃爲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删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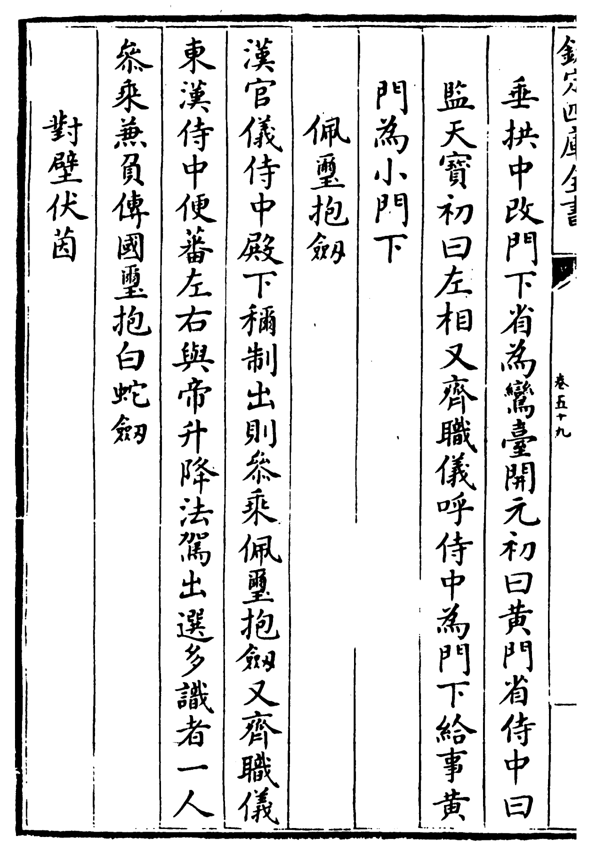
者以黄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情狀亦著按冲祖禹子紹興進士

參較得失

東都事略徐勣字元功為中書舍人修神宗正史上言宜取當時宰輔家記錄以參較得失則一代大典可信矣

侍中

歷代沿革侍中古官也黄帝時風后爲侍中周時號常伯秦取古官亦置侍中來往殿内奏事兩漢因之無常員靈帝置八人獻帝六人魏與晉宋齊梁陳各置四人後魏北齊置六人後周依周禮天官府置御伯中大夫武帝改御伯爲納言亦侍中之任也宣帝末又别置侍中爲加官隋文帝改侍中爲納言置二人煬帝改曰内侍移爲門下省之職唐復爲侍中龍朔中改門下省曰東臺侍中曰左相光宅中曰納言



垂拱中改門下省為鸞臺開元初曰黄門省侍中曰監天寳初曰左相又齊職儀呼侍中為門下給事黄門為小門下

佩璽抱劒

漢官儀侍中殿下稱制出則叅乘佩璽抱劒又齊職儀東漢侍中便蕃左右與帝升降法駕出選多識者一人叅乘兼負傳國璽抱白蛇劒

對壁伏茵

漢舊儀侍中近臣見皇后如見帝婕好行則對壁坐則
伏茵

七葉

三輔故事漢金日磾字翁叔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後降
漢封秺侯有忠勤之節七葉侍中

三代

東觀漢記馮魴字孝孫父子兄弟竝帶青紫三代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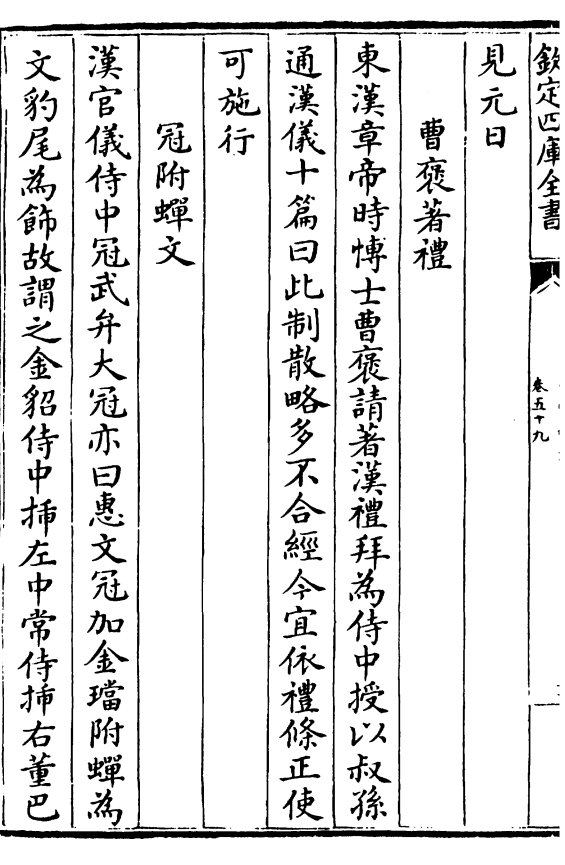
班伯讜言

漢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將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飲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至于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于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茍不如是此圖何戒對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退

丁鴻至行

東漢丁鴻字孝公治尚書父陵陽侯綝卒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于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絰于塚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于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行權故得申其志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乃還就國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明帝永平十年賜印綬徵爲侍中

戴憑説經



見元日

曹襃著禮

東漢章帝時博士曹襃請著漢禮拜為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冠附蟬文

漢官儀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豹尾為飾故謂之金貂侍中插左中常侍插右董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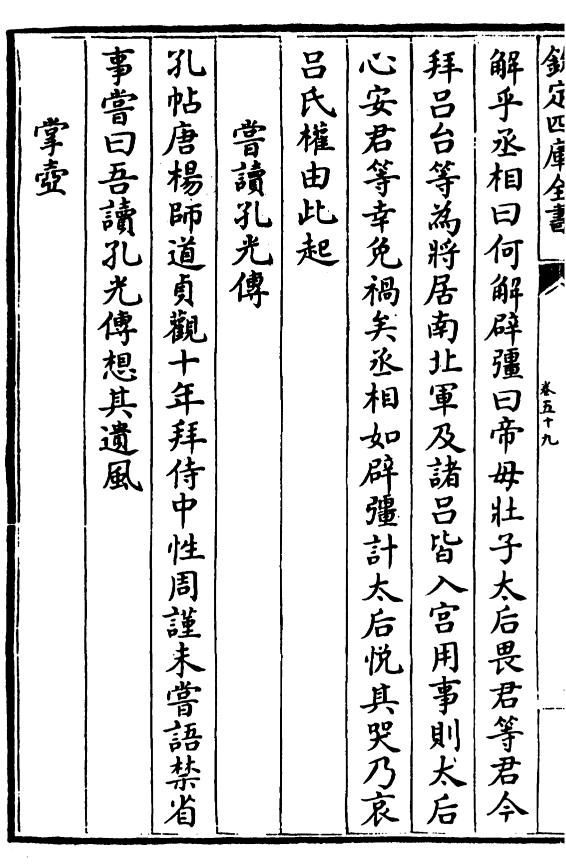
輿服志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取居高飲露貂取内勁外捍本趙武靈王胡服之制秦始皇破趙得其冠賜侍中

香含雞舌

漢官儀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使含之

請安太后心

史記孝惠帝崩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



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拜吕台等為將居南北軍及諸吕皆入宫用事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免禍矣丞相如辟彊計太后悦其哭乃哀吕氏權由此起

嘗讀孔光傳

孔帖唐楊師道貞觀十年拜侍中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遺風

掌壺

齊職儀漢侍中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獸子之屬武帝
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士榮之
按漢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獸子獸子褻器也至
魏文帝時蘇則為侍中有嘗與則同隱曰吉茂者是時
入仕甫歷縣令見則調之曰子仕進不止執獸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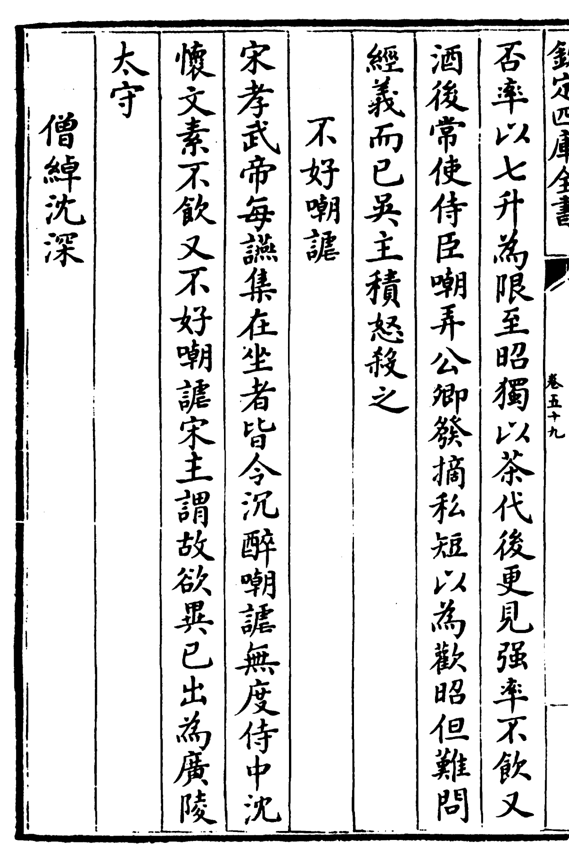
引裾

魏略侍中辛毗字佐治魏主丕欲徙冀州十萬户實河
南毗論其不可主怒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安得不

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丕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丕遂奮衣而去良久乃出曰佐治卿何持我太急耶毗曰今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必將為寇故不敢不力言丕乃徙其半

屏患崇政

東漢荀悅字仲豫爽子也獻帝朝為侍中時政在曹氏悅志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畧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



否率以七升為限至昭獨以茶代後更見强率不飲又
酒後常使侍臣嘲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為歡昭但難問
經義而已吳主積怒殺之

不好嘲謔

宋孝武帝每讌集在坐者皆令沉醉嘲謔無度侍中沈
懷文素不飲又不好嘲謔宋主謂故欲異已出為廣陵
太守

僧綽沈深

宋文帝以王僧綽為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帝欲以後事託之朝政皆與參焉

楊奇強項

東漢靈帝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復致大鳥矣

不愛熱官

北齊王晞為并州司馬孝昭帝欲用為侍中晞苦辭曰

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又綱目作用為侍郎

多納厚賄

宋孝武帝以顔師伯為侍中師伯以諂佞被親任多納厚賄家累千金宋主嘗與之樗蒱宋主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擲得盧宋主失色師伯遽斂手曰幾作盧是日一擲輸百萬注云樗蒱戲有梟盧雉犢塞者為勝負之采摶頭有刻梟形者為最盧次之塞為下

諫用美人

憂國忘家

梁徐勉字修仁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軍書動經數句一還家還則羣犬驚吠勉曰吾憂國忘家乃至于此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也

但問經義

吳主皓因吳人多言祥瑞以問侍中常昭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耳昭領國史吳主欲為其父作記昭曰文皇未登帝位當為傳吳主不悦吳主嘗飲羣臣酒不問能

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至是高宗欲特置宸妃以武昭儀為之韓瑗與中書令來濟諫以為故事無之乃止

補闕拾遺

齊職儀魏侍中掌儐贊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不帶劒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常侍對挾帝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補闕拾遺也

謹身固位

唐肅宗以苖晉卿為侍中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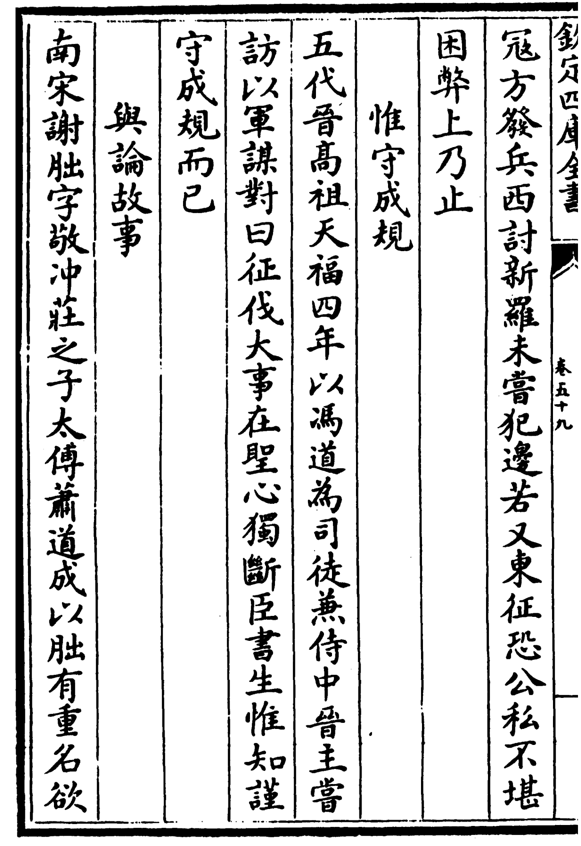
時人比之胡廣

請用才行

唐太宗謂侍中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諫困公私

唐高宗將討新羅侍中張文瓘與疾入諫曰今吐蕃入



寇方發兵西討新羅未嘗犯邊若又東征恐公私不堪困弊上乃止

惟守成規

五代晉高祖天福四年以馮道為司徒兼侍中晉主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成規而已

與論故事

南宋謝朏字敬沖莊之子太傅蕭道成以朏有重名欲

唐太宗閒居與侍中王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于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也上悦即出之

諫置宸妃

唐永徽中以韓瑗為侍中唐初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

命爲長史嘗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
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
終身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
恱以朏爲侍中更以王儉爲長史

恒居帷幄

張隱文士傳張平子衡爲侍中恒居帷幄從容諷議拾
遺左右

同管喉脣

南宋謝綽拾遺記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四人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嘗侍宴飲從朝至夕帝甚歡華等既出太祖目送之嘆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矣

以儒雅拜

晉惠帝時賈后專權賈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略為衆望所依乃拜為侍中

以風貌選

南宋孝武帝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為一雙阮韜何偃為一雙故唐詩云仍王謝並風貌阮何雙

不聞獻替

世說虞嘯父為晉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閤下初不聞有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貢獻對曰天時尚煖魚鱉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不操絲竹

世說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嵇紹為侍中詣冏咨事冏

設宴會召葛旟董艾等共論時宜旟等白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冏曰今日共為歡卿何卻耶紹曰公恊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官雖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盖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茍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旟等不自得而退

有古人風

趙王曜作酆明觀西宮淩霄臺又營壽陵侍中喬豫和

苞諫曰前營鄴明觀市道細民咸曰以一觀之功足以平凉州矣今又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法瓊臺而起淩霄其為勞費億萬又營壽陵周圍四里銅椁金飾殆非國內所能辦也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臣矣悉罷諸役以豫苞為諫議大夫

得大臣體

唐郝處俊字甑山為侍中叅謀朝政每上言議必引經術多所匡益甚得大臣之體

諫納余妃

梁公衍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侍中范雲與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明公始定建康海内想望風聲奈何襲亂亡之迹以女色為累乎梁公黙然雲即請以妃賚茂梁公許之

勸誅元乂

魏尚書令元乂雖解兵權猶總内外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太后以乂為妹夫故未忍誅止除名為民先是

黄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乂意出為刺史太后徵還為侍中侍坐於太后順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乂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怨憤未幾有告乂誘降戶謀反者魏王乃賜乂死

不願居中

見外戚

請先任外

武則天長安中嘗與宰臣議及州縣官納言李嶠等奏

曰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内官輕外職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於是鳳閣舍人韋嗣立等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諸州刺史按納言即侍中之任已見沿革

諫塗九鼎

武后周鑄九鼎成用黄金塗之納言姚璹曰鼎者神器貴在質朴豈待塗金為符曜耶

勸戒二觀

唐睿宗景龍中以竇懐貞爲侍中時太平公主干政懐貞每退朝必詣公主第求取所欲上方爲金仙玉真二公主營觀糜費鉅萬諫者甚衆懐真獨勸成之躬䕶役作族弟維鍌諫曰公位上衮當思獻可替否以輔天子而計較尾末雜厠工匠閭海内何所瞻仰乎懐貞不答

督繕益急

平施内外

唐源乾曜進位侍中建言大臣之子多求京職俊乂之

士率任外官恐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乃以其子河南參軍弼為絳州司功大祝潔為鄭尉詔曰乾曜身率庶僚以讓既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其令文武官父子昆仲三人在京者分任於外於是公卿子弟出補者百餘人

明設防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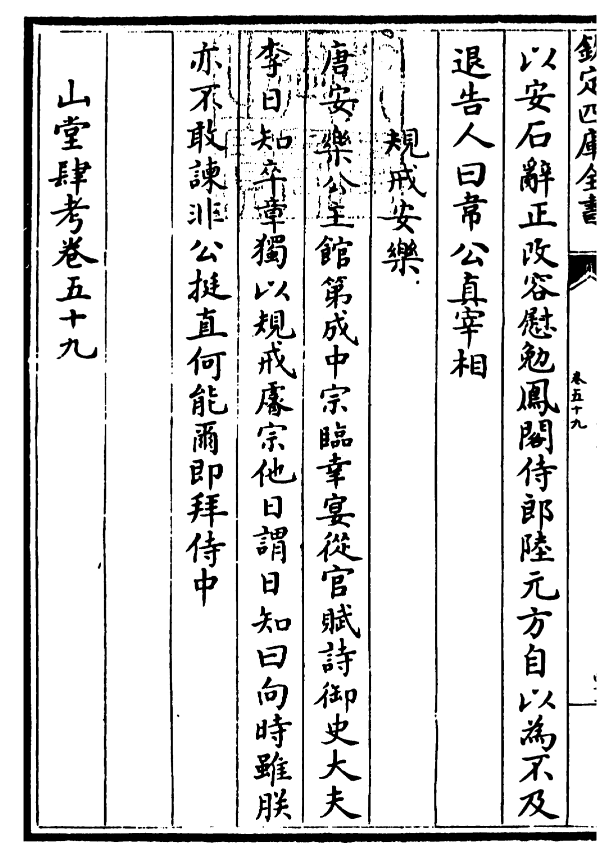
唐張行成遷侍中晉州地震不止帝問之對曰天陽也

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færd

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杜於未萌帝然之

折辱三思

唐常安石知納言時二張武三思寵橫安石數折辱之會侍宴殿下易之引蜀商宋覇子等博塞后前安石跪奏商等賤類不宜戲殿上顧左右引出一坐皆失色后



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為不及退告人曰常公真宰相

規戒安樂

唐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宴從官賦詩御史大夫李日知卒章獨以規戒睿宗他日謂日知曰向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即拜侍中

原書封面書名訛誤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考肆考卷六十至六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繆濂

山堂肆考卷六十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黄門侍郎

歴代沿革秦初有給事黄門之職漢因之至東漢初

并二官曰給事黄門侍郎後又改為侍中侍郎尋復

舊自魏及晉置給事黄門侍郎四人與侍中俱管門

下衆事與散騎常侍並稱清華謂之黄散宋齊置四

人梁陳亦然隋煬帝去給事之名直曰黄門侍郎唐初因之龍朔二年改曰東臺侍郎光宅元年改曰鸞臺侍郎天寶元年曰門下侍郎乾光元年曰黄門侍郎

畫署

漢官儀黄門有畫堂之署有玉堂之署畫堂署長一人玉堂署長一人

瑣闈

衛宏漢儀黄門郎屬黄門令日暮入對向青瑣闈拜名

曰夕郎衛瓘吳都賦注青瑣戸邊青鏤也顔師古曰刻

為連瑣文而以青塗之也爾雅宫中門謂之闈

二子並拜

東漢桓階為尚書令文帝一日拜階二子元禪元禮為

黄門侍郎

三代不徙

漢揚雄成帝時王音薦為待詔歲餘拜給事黄門侍郎

歷成哀平三世不徙官及莽簒位雄始以耆老久次轉大夫一說三世謂歷哀平孺子嬰也

恂恂可觀

漢書馮叅字叔平昭儀少弟也為黄門侍郎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止恂恂可觀也

煦煦自樂

傅子曰王黎為黄門侍郎軒軒然得志煦煦然自樂

顔色憔悴

東觀漢紀鄧閶字季昭遷黄門侍郎于時國家有灾異水旱閶側身暴露憂懼憔悴見于顔色公卿以下咸高尚馬漢興以來為外戚儀表

精神端審

南宋謝弘微萬之曾孫為黄門侍郎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言笑

大才令望

晉顧榮字彦先少有珪璋符采朗徹仕吴弱冠舉賢良

為黃門侍郎當時後進咸相推讓稱榮有大才令望

孝緒忠規

唐中宗授韋嗣立黃門侍郎制忠規奕葉孝緒蟬聯家匡玄鳥之歌人輔彤雲之代芝蘭並秀見謝砌之階庭麒麟齊驅有劉山之昆季入光振鷺譽滿三臺出據憑熊聲流十部

每納忠言

魏王嘏字昭先文帝以為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壞其

唐温大雅字彦冲與弟彦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曰三人皆卿相才也與董常等師事王通北面受王佐之道大雅遷黄門侍郎彦博為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弟大有字彦將

恥近毛曾

魏夏侯玄為黄門侍郎與皇后弟毛曾同坐玄以為恥明帝恨之左遷羽林監

諫辱蔣挺

唐張廷珪為黃門侍郎監察御史蔣挺以監決杖刑稍輕詔于朝堂杖之廷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不殺當流即流不可決杖蓋士可殺不可辱也議者以廷珪之言為是

參預朝政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參知機務

唐薛稷字嗣通善屬文如良金美玉遷黃門侍郎參知

機務與崔日用數爭事帝前

明習典故

隋給事黄門侍郎柳莊有識度博學善詞令明習典故雅達政事帝及高熲蘇威皆重之與黄門侍郎陳茂同僚不能降意茂譖之出為饒州刺史

駁正制敕

唐李乂字尚真趙州人改黄門侍郎制敕有不便者輒駁正之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李乂不可故

本其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如此白帖作任放事

兼知選事

唐高宗顯慶二年以劉祥道為黄門侍郎兼知選事

博覽圖籍

晉張華字茂先為黄門侍郎博覽圖籍四海之内若指掌千門萬戶畫地而成

對管華近

耳

給事中

歴代沿革秦漢皆為加官位次中常侍東漢省之魏復置或為加官或為正員晉無加官正員位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黄門上武冠絳朝服宋齊隸集書省梁陳掌獻納及諸章奏後魏省之北齊亦隸集書隋初無員開皇六年始詔吏部置給事郎煬帝移為門下之職唐改給事郎為給事中龍朔中改門下省曰東

臺垂拱中改曰鸞臺開元中曰黄門省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勑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季終奏駁正之目宋淳化中始以諫議大夫同知給事中事已後無常員元豐五年以知諫院舒亶試給事中自是始正除為職事官凡四人分治六房掌讀内外出納之事

明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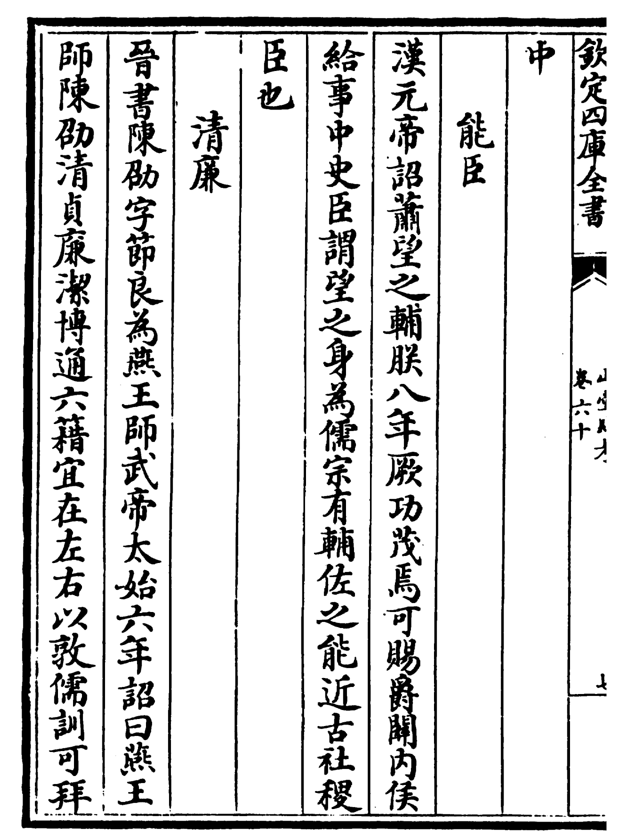
漢鄭衆字仲師以明經拜給事中

非讖

東漢光武以赤伏符即位由是信用讖文給事中桓譚極諫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譚曰臣不讀讖且極言讖之非經帝怒桓譚非聖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乃得解出為六安丞

名儒

東漢胡伯始曰給事中掌侍從或以名儒或國親為之故東方朔以中郎為給事中劉向以諫議大夫為給事



中

能臣

漢元帝詔蕭望之輔朕八年厥功茂焉可賜爵關内侯給事中史臣謂望之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清廉

晉書陳劭字節良為燕王師武帝太始六年詔曰燕王師陳劭清貞廉潔博通六籍宜在左右以敦儒訓可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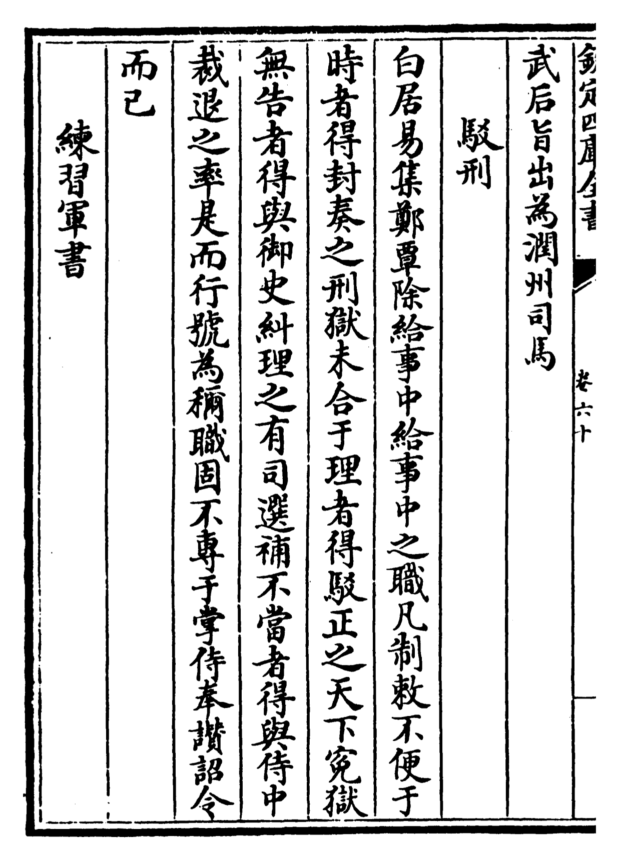
給事中

忠篤

晉武帝詔郎中張逵忠篤履正為江表士大夫所稱宜在中朝以逵為給事中逵或作建

申枉

唐李嶠字巨山遷給事中會來俊臣誣狄仁傑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徳裕侍御史劉憲復驗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也卒與二人列其枉狀忤



武后旨出為潤州司馬

駁刑

白居易集鄭覃除給事中給事中之職凡制敕不便于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未合于理者得駁正之天下冤獄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號為稱職固不專于掌侍奉贊詔令而已

練習軍書

齊主高洋連年出塞給事中唐邕練習軍書及四方軍士强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靡不諳悉或時簡閲數千人不執文簿能唱其姓名未嘗謬誤

臚傳詔旨

唐給事中齊映為人白皙長大言音鴻爽故帝令侍左右或馬前臚傳詔旨

用親為部

宋明帝以阮佃夫為給事中佃夫權任頗重欲用其所

親為部表絜等不欲佃夫稱勑施行衆不敢言

用士直曹

唐闕播字務先遷給事中故事諸司甲庫以令史直曹刓脱為姦播悉易以士人時韙其法

封還勑書

唐崔祐甫子植元和中為給事中時皇甫鎛判度支建言減百官俸廪植封還勑書鎛又請天下所納鹽酒之税俱宜增估以新準舊一切追償植奏言用兵日久百

姓凋弊不可復加于是議者咸以罪鎸鎸懼而止

一封還詔書

唐狄兼謨字汝諧擢給事中左藏吏盜度支縑帛文宗以經赦詔勿治兼謨封還詔書帝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宥既而曰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爲憚

一承𠥚奉職

唐郭承𠥚轉給事中俄出爲華州刺史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且言承𠥚自居此職繼有封駁能奉其職宜在

瑣闥文宗謂宰臣曰洤掇久在黄扉故優其俸禄暫令

廉問而諫列并章惜其稱職乃復留爲給事

穆質盡言

唐穆質性强梗爲給事中凡政事得失未嘗不盡言

諫用盧杞

唐貞元中袁高爲給事中德宗復用盧杞爲饒州刺史

命高草詔高執詞頭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作相三

年矯詐陰賊退斥忠良四海側目若更授之大郡恐失

天下望宰相不悅改命舍人草詔詔出高執之不下乃奏論之上遣使慰高曰朕惟卿言切至已如奏

論貶少和

唐孔戣字君嚴為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及崔易簡殺從父兄獄久不下戣慷慨論奏貶少和殺易簡

仁人言

唐張玄素為給事中太宗發卒修洛陽宮玄素上書切

諫遂罷役魏徵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宰相器

唐李藩字叔翰遷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黄敕後批之吏白宜更連素紙藩曰别以素紙是文狀也何名批敕宰相裴垍喜言于帝以為有宰相器遂拜相故史臣謂批敕有夕郎之風

元膺政事

任熙立德

晉書任熙字伯遠立德邈然徵拜給事中

陸堅圖形

唐陸堅以給事兼學士帝待之甚厚詔圖其形于禁中又親為之贊

不拜孺孺

南齊丘冠先烏程人為給事中使孺孺國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曰能殺我者孺孺也不能以天子使拜孺孺

唐太宗嘗謂羣臣曰朕為人君嘗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舜禹湯武得皐夔伊吕而四海安漢高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兹事朕皆兼之給事中張行成上疏曰威德含光規模宏遠左右文武誠兼將相才也奚用大庭廣衆與之校量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哉帝嘉納之

諫隻日視事

唐李遜為給事中以舊制隻日視事對羣臣乃奏曰陳

唐吕元膺為給事中俄出為同州刺史既入謝帝逮問政事所對詳悉明日謂宰相曰元膺直氣讜言宜在左右柰何出之李藩裴垍謝因上言陛下興言及此乃宗社無疆之休請留給事左右

彥伯文辭

唐徐彥伯進給事中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之士皆天下選而彥伯李嶠居首又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言語為酷吏所引死徙者不可勝計彥伯著樞機論

者我也遂見殺

不畏強禦

唐杜牧之集崔璪除給事中制左省駁議不畏彊禦

數以忠進

唐孔頴達字仲達太宗即位數以忠言進上

時以直稱

唐薛存慶五遷給事中與韋弘景封駁詔書時稱其直

諫大庭爭功

誠啟沃不必擇辰今羣臣啟奏乃候隻日則臣下得覲
天顏獻可替否一歲之中能有幾何憲宗嘉之乃許不
擇時對奏

諫興土木

唐韓思復入為給事中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禍難初
平遽興土木非憂人恤物之意帝不見省

奏駁姦惡

事略宋蔡確復觀文殿學士韋惇復資政殿學士給事

中趙君錫奏駁論其姦惡命遂格不行

悻直不衰

職林唐李渤字濬之拜給事中狐特自持不苟合于時人謂之沽激屢以言斥而悻直不少衰守節者尚之

風采想見

唐許孟容字子範爲給事中數有論駁四方想見其風采

論駁準古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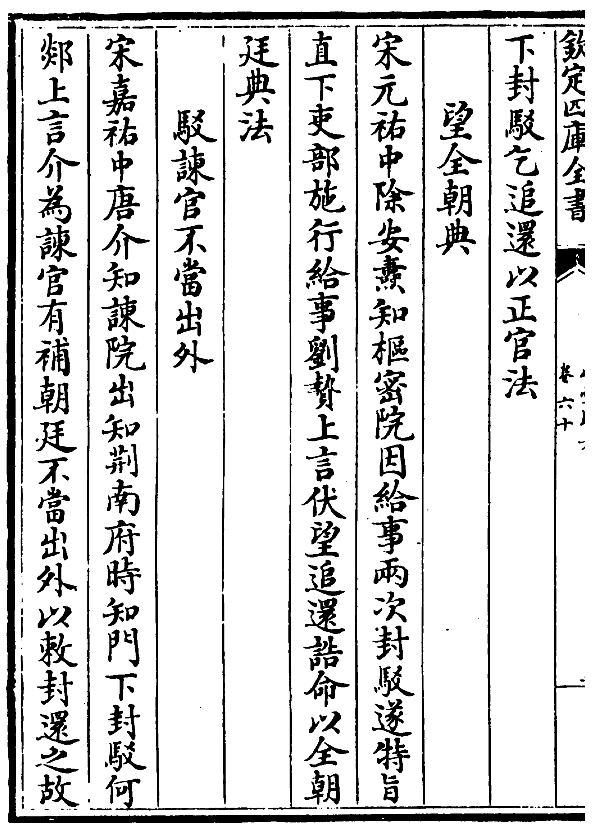
唐齊澣開元初為給事論駁皆援準古誼

杖屨如舊時

唐薛存誠再除給事中仍是本廳鸞渚几榻杖屨如舊時其詩曰再入青瑣闈忝官誠自非拂塵驚物在開戶似僧歸積草漸無徑殘花猶洒衣禁庭偏近日行坐是恩暉

乞正官法

宋治平中知封駁韓維上言呂誨等降黜敕命不出門



下封駁乞追還以正官法

望全朝典

宋元祐中除安燾知樞密院因給事兩次封駁遂特旨直下吏部施行給事劉贄上言伏望追還誥命以全朝廷典法

駁諫官不當出外

宋嘉祐中唐介知諫院出知荆南府時知門下封駁何郯上言介為諫官有補朝廷不當出外以救封還之故

宋程瑀字伯瑀拜給事中抗論無所阿避會除權邦彦簽書公論邦彦五罪凡三疏上委以次官閱讀公乃乞罷遂除知信州侍御江躋等上疏留公復除給事上曰給事之設正要駁異豈在雷同朕深不欲卿去瑀既出特賜象笏以示隆眷

總諫官

古者無諫官之名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秦漢以來始置官然無常員多至數十人秩纔比

八百石至唐設六典職始專而任始重焉

保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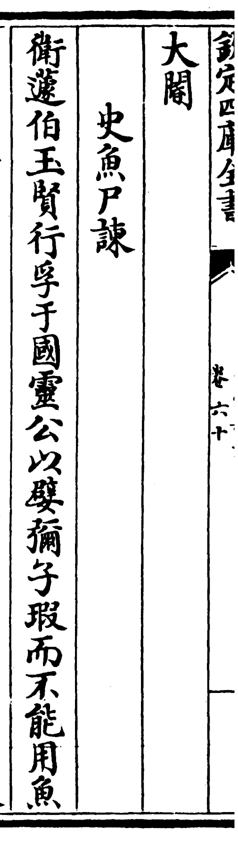
周禮地官保氏掌諫王惡

箴尹

呂氏春秋注箴尹楚官亦諫臣也

鬻拳兵諫

左莊十九年初鬻拳强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



大闇

史魚尸諫

衛蘧伯玉賢行孚于國靈公以嬖彌子瑕而不能用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公往弔恠而問焉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殯之客坐乃退彌子瑕而用伯玉

介復得知諫院

論內侍不當兼兵

宋德壽宮提舉陳源兼浙西副總管時給事中趙汝愚論駁謂內侍不當兼兵職詔從之令樞密院永為遵守

知無不言

宋陳戩字冲休高宗朝給事中感激論事知無不言除授失當多所論駁士論翕然推重

論無所避

諫寵州吁

左隱三年衛莊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

諫卿渠彌

左桓十七年初鄭莊公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殺昭公而立公子亹

諫丹楹

左莊二十三年丹桓公楹二十四年刻桓公桷御孫諫

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諫觀社

左莊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曹劌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諫觀魚

左隱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僖伯稱疾不從

諫走馬

唐太宗好騎射孫伏伽諫曰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

諫遊海

見海

諫鑿池

見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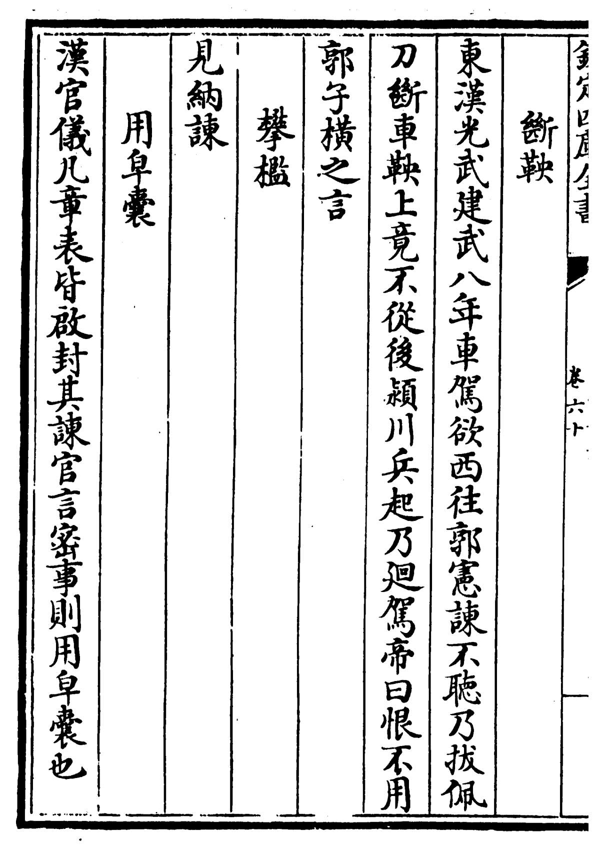
辟戟

漢武帝姑館陶公主近幸董偃入見帝置酒宣室是時東方朔為中郎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偃有斬罪三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罪一也

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罪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積思于六經留神于王事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乃國家之大賊也帝默然不應久之乃曰善賜朔黄金三十斤

軔輪

東漢申屠剛字巨卿嘗慕汲黯史鰌之為人蹇蹇多直無所屈撓時隴蜀未平光武嘗欲出遊剛諫不從遂以頭軔乘輿輪使馬不得前帝遂為止



斷鞅

東漢光武建武八年車駕欲西往郭憲諫不聽乃拔佩刀斷車鞅上竟不從後潁川兵起乃廻駕帝曰恨不用郭子横之言

攀檻

見納諫

用皁囊

漢官儀凡章表皆啟封其諫官言密事則用皁囊也

伏青蒲

漢元帝寢疾有廢立太子之意侍中史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流涕而諫帝意悟太子遂安

諫築層臺

劉向說苑楚莊王築層臺延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有諸御入諫曰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幷之曹不用負羈而宋幷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幷之遂趨出王遽追之曰吾用子之諫先諫者不足動寡人之心

諫築複道

漢惠帝三年以朝長樂宫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曰亟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百姓皆知之願為原廟于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

諫易太子

漢高祖還長安愈欲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

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泰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污地

諫折羣臣

唐太宗文學辯敏羣臣言事者每引古今以折之劉洎上書諫曰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虛襟以納其說猶恐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而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

諫校獵

東漢桓帝六年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陳蕃諫曰安平之世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毁顔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諫牘生

唐中宗景龍元年遣使詣江淮贖生中書舍人李義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江湖生育無限府庫供支易殫與其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

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回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傜賦活人愛國其福勝彼

諫伐高麗

高宗將伐高麗李君球諫曰臣聞國雖大好戰必亡故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王重行之畏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也且高麗小醜潛藏山海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疏奏不報

諫幸涼州

唐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為非便宰臣莫有對者詳刑大夫來公敏進曰高麗雖平扶餘尚梗西邊經略兵猶未息且隴右諸州人戶寡少供備稍難臣聞中外實有竊議帝遂下詔停西幸

諫幸九成宮

唐太宗將幸九成宮馬周上疏諫曰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宫去京師三百餘

里鑾輿動軔俄經旬日非可朝行夕至也脫上皇情或
思感欲見陛下將何以赴之且今行只為避暑而上皇
尚留熱處臣竊不安太宗稱善

諫設九部樂

唐高宗將會百官及命婦于宣政殿并設九部樂表利
貞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門非
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于別殿九部樂從東西門
入其散樂一切停省即令移于麟德殿

諫逐兎

唐太宗逐兎苑中執失思力諫曰陛下為四海父母奈何自輕臣竊殆之帝異其言後復逐鹿脱巾帶固諫帝為止

諫捕禽

唐倪若水為汴州刺史𤣥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鵁鶄鸂鶒及諸水禽上疏諫曰方今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于京

師道路觀者莫不言陛下賤人而貴鳥

鳴陽鳳

唐高宗造奉天宮李善感上書極言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幾二十年善感始諫時謂之鳳鳴朝陽

立仗馬

唐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諫官謂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焉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

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輒斥悔之何及注云飛龍廄舊以八馬列宫門外號南衙立仗馬

諫奪民時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古者聖王貴徳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徳不施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牧百姓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于後世哉

諫失人心

綴兩省班

宋熙寧八年同知諫院范百禄言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則綴小兩省班同知諫院則綴而不與非明職分勸官守之意詔令綴小兩省班

賜五品服

宋歐文忠公修慶曆中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

請諫紙

宋英宗治平二年京師大水詔求直言司馬光上疏曰
先帝擢陛下于衆人之中惟以一后數公主為託而梓
宮在殯已失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屏居閑宮此陛下
所以失人心之始也

諫避狄

唐時吐蕃入冦關輔震驚咸言帝欲避狄齊映入諫曰
戎狄不懲臣之罪也然内外洶洶謂陛下具糧遠避奈
何不與臣等計乎因俯伏流涕天子為感悟

諫攻遼

宋徽宗宣和四年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禍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

奏二十疏

宋唐垌同知諫院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垌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遂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王安石專作威福曽布表裏擅權文彥博馮京知而

不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薛向陳繹爲安石顺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爲爪牙張商英爲鷹犬讀已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爲潮州别駕

上十九章

宋范鎮字景仁知諫院仁宗嘉祐初得疾未有繼嗣中外危恐公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請建太子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盡白

白居易與元稹書僕為諫官月請諫紙有詩云月慚諫紙三百張

存諫藁

言行録宋韓魏國忠獻公琦為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藁自序其首大畧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

執簡立伺

宋劉元城安世字器之遍歷言路每以辯是非邪正為先其面折廷諍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縮竦聽退則咨嗟嘆服至以俚語目之曰殿上虎

奮筆立議

宋英宗治平二年詔議崇奉濮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知諫院司馬光獨奮筆立議云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敬之心分于彼則不得

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

力引石介

宋慶歷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爲諫官時謂四諫四人力引石介爲諫官范仲淹獨謂石介剛正然性好奇異若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少咈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至主上雖富于春秋然無失德

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諸公伏其言而罷

力攻蔡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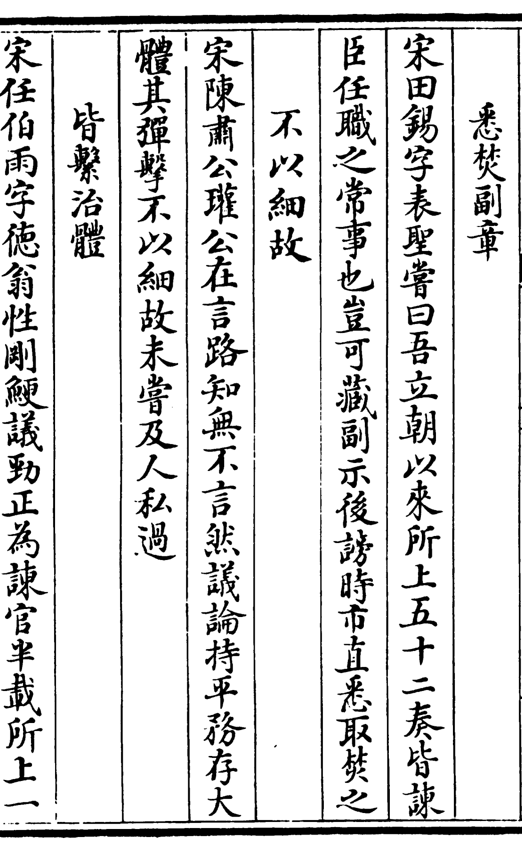
宋陳忠肅公瓘字瑩中為司諫先是因會朝見蔡京視日久而目不瞬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禀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必無君自肆瓘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因所親以自解瓘答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不得自已也遂攻之愈力

進朋黨論

范仲淹貶知饒州歐陽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為黨人于是朋黨之議起歐陽修為朋黨論以進改右正言知制誥仍知諫院

言兵民計

范鎮知諫院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使三司取制國用



悉焚副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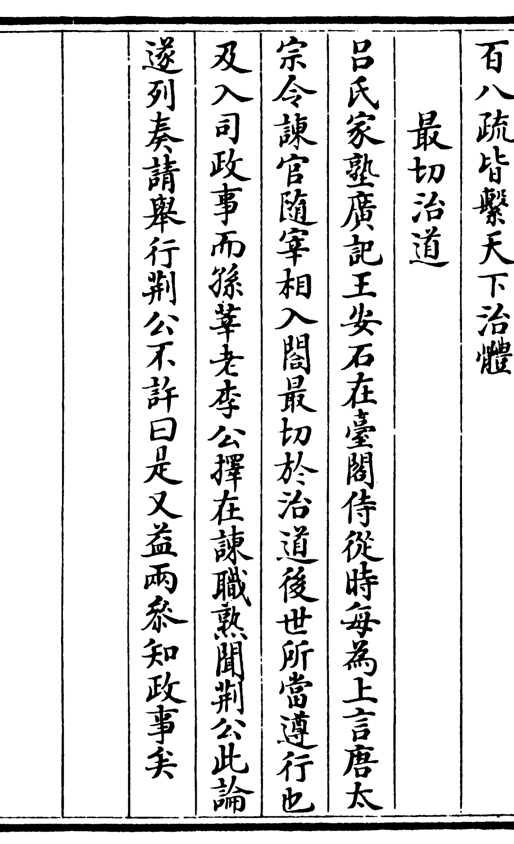
宋田錫字表聖嘗曰吾立朝以來所上五十二奏皆諫臣任職之常事也豈可藏副示後誇時市直悉取焚之

不以細故

宋陳肅公瓘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體其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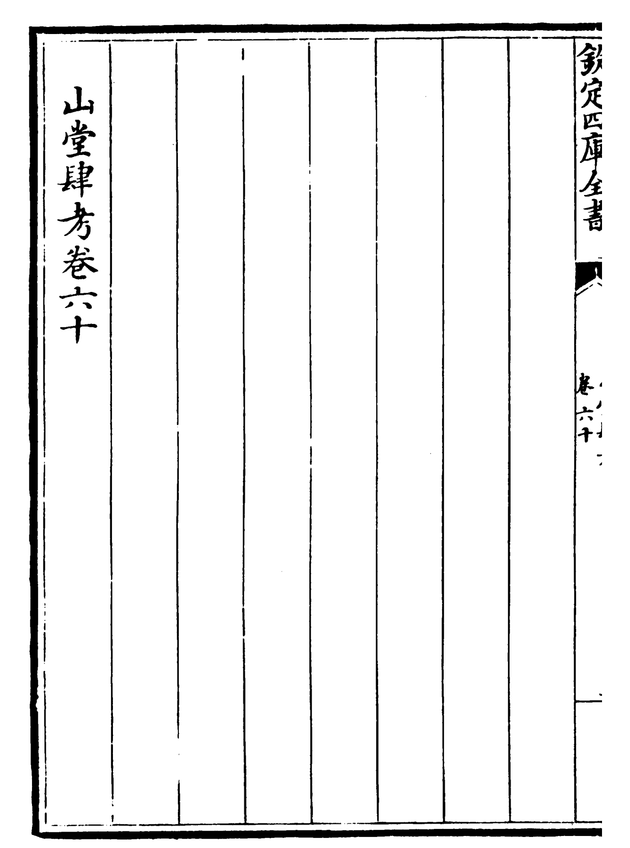
皆繫治體

宋任伯雨字德翁性剛鯁議勁正爲諫官半載所上一


百八疏皆繫天下治體

最切治道

呂氏家塾廣記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爲上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閤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遵行也及入司政事而孫莘老李公擇在諫職熟聞荆公此論遂列奏請舉行荆公不許曰是又益兩叅知政事矣



山堂肆考卷六十